

许
伽
著



处女书系
(散文集)

母亲河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 四川文艺出版社

CHUNUSHUXI CHUNUSHUXI

母亲河

许伽 著

处 | 女
— | —
书 | 系

CHUNUSHU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成都



(川)新出登007号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母亲河
作者 许 伽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770 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20 千

ISBN 7—5411—0745—X/I·686

定价：2.30元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识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棒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

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然的因素，一篇鸣世，饮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入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

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反正杯、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得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措款项，到处奔走，也真算得是有心人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

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年11月于成都

我有身份呀

(代自序)

高烧、梦呓、发冷，
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处！
忽然有人闯进来，
查问我的身份！

没有身份证，
便是没有身份么？

我是黑石河的女儿！
你们听说过
这条美丽的母亲河么？
在川西平原上，
它哺育我成人！

为听扬子江的涛声，
为膜拜海上朝霞，

飘飘荡荡就离开了母亲河。
为糊口，为怀乡病，
流过多少汗和泪！

我渴慕光明世界的心，
就是我的身份证！
呵，在自己的国土上，
我怎会没有身份！

1948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雪里送炭.....	马识途 (1)
我有身份呀 (代自序)	(1)
往事篇.....	(1)
出走.....	(3)
在船上.....	(6)
解聘.....	(9)
南京流浪记实.....	(15)
出发.....	(28)
李孃, 仁慈的守护神.....	(31)
月城流落记.....	(41)
师友篇.....	(49)
一幅画的经历	
——纪念徐悲鸿先生.....	(51)
抚犊呼雏待夜明	
——忆念李亚群同志.....	(58)
赤子之心	

——田野归来前后	(66)
一首长诗及其作者的故事	(75)
她在诗情中徜徉	(82)
流沙河侧影	(89)
一颗红星走西北	
——曹葆华印象	(94)
关于萧军的一点琐记	(102)
母亲河	(107)
桥	(109)
母亲河	(112)
玉垒浮云变古今	(118)
乡场上	(120)
树	(122)
多彩的大地	(127)
泉	(129)
春晓	(136)
成都，我深情系念的地方	(139)
小镇情思	(142)
南京长江大桥	(152)
南京，你听我说	(154)
文艺随笔	(157)
记《拓荒文艺》	(159)
黑暗中开向黎明的窗口	
——旧时成都报纸副刊琐记	(165)
后记	(171)

——往事篇——

怪得很，人老了，对许多新历的事新读的诗文，总是记不清楚，而早年所历所读，却时常清晰地浮上心头。这几篇散文，就是近年常常萦回在脑际的往事琐记。

写这些“陈谷烂米”，在我，是怀着真诚的奉献之情的。请读惯新潮作品的读者谅解一个老人的唠叨，如像谅解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一样。

——题记

出 走

有凄迷的月色，照着华西坝独有的大草地。夜风在高高的成行的杨树上窸窣作响，深秋不管人们的心绪如何，又悄悄到来了。而我，却要在今夜偷偷地离开这好不容易才跨进来的高等学府。

我夹着一个花布包，好像往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宿舍一样，在林荫道上慢慢走着。三三两两的大学生在路上的谈笑声，竟使我心惊肉跳，担心他们发现我的内心秘密……

过了好一阵，才望见小杨熟悉的身影从男生院那边走过来了，看不清他的脸貌，却听见他男中音哼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飞入耳膜。他加快了脚步，从小路走上林荫道，好像是满怀期待地去赴女友的约会。

是的，我是他的女友，他正是前来会我的。可是，他走近我时，只对我点头微笑，却又往回走了，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要转回去拿一样。

我的脆弱的神经一震，就急忙跟着他的背影，从小路插向华西坝的侧门走出去。老实说，我们相识快一年了，可我从

来没有像今晚这样生怕失去他，生怕视线中没有他的背影。

我跟在他后边走着，心里却在向美丽的大草地、高大的白杨，向在朦胧中轮廓分明的幢幢建筑物告别，向使我张开眼睛看世界潮流的大学告别。

走进了闹市，我才和他靠得近一点。但平日辩论不休的豪情和默默相依的柔情，这时却没有了。我俩都被一种空前紧张而又庄严的气氛包围着，好像我们要去慷慨赴死似的。

“你的包咧？”

“今天一早就送到老方那里去了。”

“你记清楚地点了吗？”

“没有问题。快点走！”

这是向来有说不完的话题的我们，步行穿城疾走时仅有的对话了。

在牛市口的一家客店门口，一个身穿川康呢大衣的男子，正在往我们来的方向张望着。他一眼望见我们，就赶快丢掉手中的烟蒂，走拢来热烈地说：“来啦！我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呢。”他，就是同我们一起秘密商量、筹划出走的老方，一个会修理会开汽车又兼做点生意的工人朋友。

三人走进一间点着油灯的房间，老方就说：“出门人的钱，用一个就少一个，要节省着用，只定了一个房间。”老方真不愧是有生活经验的老大哥！我环视了一下这间相当大的房间，有一张大床，有一张长沙发，有桌椅茶具之类，这大概是这家客店的所谓“包房”了。

这一夜，小杨和老方睡大床，我坐在长沙发上，久久无心睡觉，我担心有人来查问什么的。其实，除了老板亲自来

送一次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待我盖上被子躺在长沙发上时，小杨和老方已发出了熟睡的鼻息声。市声已静，夜已深，我却兴奋地盼着天明，盼着远远地离开这古老、混乱而又难忘的城市——成都！

盼望已久的、充满神秘感的出走，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开始了。

在 船 上

从没有看见过轮船的我，竟在风冷浪急的秋风中登上了民生公司直开南京的船。早在读小学时，我就在教学挂图上看见过漂亮的大轮船，读过关于伟大的河流长江及三峡的介绍，幼小的心灵早就播下了在长江上航行、观光的美梦。

今天，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应是多么激动、多么欢欣啊。然而，当我们几个在星空之下，挤上小划子，随着人流登上那艘轮船时，紧张和失望却一下子塞满了心头。一个穿白色号衣的人站在梯边大声宣布说：“统舱客满，请买统舱票的客人在甲板上打铺！”——我们因种种耽搁，确实来迟了！但又安知他们是不是故意多卖统舱票把甲板利用起来呢？天知道！

甲板上打铺！甲板上已没有多少空位置了。小杨眼尖，一听茶房这么说，立刻一个箭步飞过去，躺在了靠船头的大空处。他明白，要是等我和老方慢慢走过去时，肯定无可挽救了，因为要在甲板上占一席之地的人太多了。

我们三个背靠船栏坐下来后，看见后来的统舱客寻找安